

文学名著

中国古典

文学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
国
古
典
文
学
宝
库

第一百零一辑

(全一百三十二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一百零一辑目录

三教偶拈

序	(3)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4)
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	(70)
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	(123)

金云翹传

第一回 无情有情陌路吊淡仙 有缘无缘劈空遇金重	(177)
第二回 王翠翹作痴想梦题断肠诗 金千里盼东墙邀定同心约	(182)
第三回 两意坚蓝桥有路 通宵乐白璧无瑕	(188)
第四回 孝念深而身可舍不忍宗沦 姻缘断而情难忘犹思妹续	(194)
第五回 甘心受百忙里猛弃生死 舍不得一家人哭断肝肠	(203)
第六回 孝女舍身行孝犹费周旋 金夫消屈得金全不费力	(210)
第七回 含羞告父母用情之终	

	忍耻赋狂且失身之始	(215)
第八回	王孝女甘心白刃	
	马秀妈计赚红颜	(222)
第九回	惜多才认作贼子	
	坑薄命偕侠图财	(229)
第十回	破落户反面无情	
	老娼根烟花教训	(235)
第十一回	哭皇天平康寄恨	
	醉风流金屋谋娇	(241)
第十二回	卫华阳智伏马娼	
	束生员喜联王美	(247)
第十三回	别心苦何忍分离	
	醋意深全不说破	(257)
第十四回	宦鹰犬移花接木	
	王美人百折千磨	(264)
第五回	活地狱忍气吞声	
	假慈悲写经了愿	(271)
第十六回	观音阁冒险相视	
	文殊庵陶情题咏	(277)
第十七回	孟兰会突遇魔头遭堕落	
	烟花寨重施风月遇英雄	(284)
第十八回	王夫人剑诛无义汉	
	徐明山金赠有恩人	(293)
第十九回	假招安明山殒命	
	真断肠翠翘消劫	(305)
第二十回	金千里苦哀哀招生魂	
	王翠翘喜孜孜完宿愿	(315)

锦 香 亭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331)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337)
第三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347)
第四回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	(355)
第五回	忤当朝谪官赴蜀	(359)
第六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	(366)
第七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	(374)
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382)
第九回	啸虎道指引赠金	(390)
第十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	(396)
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筝骂贼	(405)
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	(413)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419)
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426)
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	(435)
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443)

三教偶拈

明朝·主静书屋梓行

著

序

《经四十二章》于西域，而佛之名始闻，浸假而琳宫创于孙吴，法藏广于苻秦，忏科备于萧梁，释教乃大行，而俨然与儒道鼎立为三，甚且掩而上之，此三教始终之大略也。是三教者，互相讥而莫能相废。吾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而袭其迹，皆不免于误世。舜之被袗鼓琴，清净无为之旨也。禹之胼手胝足，慈悲徇物之仁也。谓舜禹为儒可，即谓舜禹为仙为佛亦胡不可。而儒者乃谓汉武惑于仙而衰，梁武或仙人，于是鼎湖瑶池神其说，蓬莱方壶侈其胜，安期羡门异其人，咒禁符山岐其术。要之方外别是一种，与道无与。故刘歆《七略》以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良有以尔。迨李少君、寇谦之之辈，务为迂怪附会以干人主之泽，而神仙与道合为一家，遂与儒教绝不相似。此道与儒分合之大略也。若夫佛乃胡神，西荒所奉。相传秦时，沙门利室房入朝，始皇囚之，有金人穿牖而去。至汉明帝时，金人人梦，遣使请于佛而亡。不知二武之惑正在不通仙佛之教耳。汉武而真能学仙，则必清净无为，而安有算商车征匈奴之事。梁武而真能学佛，则必慈悲徇物，而安有筑长堰贪河南之事。宋之崇儒讲学远过汉唐，而头巾习气刺于骨髓，国家元气日以耗削。试问航海而犹讲《大学》，与戎服而讲《老子》、《仁王经》者，其蔽何异，则又安得以此而嗤彼哉。

余于□□概未有得，然终不敢有所去□□间。于释教吾取其慈悲，于道教吾取其清净，于儒教吾取其平实，所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此也。

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因

思向有济颠、旌阳小说合之而三教备焉。夫释如济颠，道如旌阳，儒者未或过之，又安得以此而废彼也。

东吴畸人七乐生撰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 出身靖乱录

墨憨斋新编

诗曰：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
欲识浑沦无斧凿，须知规矩出方圆。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握手临岐更何语，殷勤莫愧别离筵。

这首诗乃是国朝一位有名的道学先生别门生之作。那位道学先生姓王，又名守仁，字伯宇，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乃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人也。

如今且说道学二字，道乃道理，学乃学问。有道理，便有学问。不能者待学而能，不知者待问而知。问总是学，学总是道，故谓之道学。且如鸿蒙之世，茹毛饮血，不识不知，此时尚无道理可言，安有学问之名。自伏羲始画八卦，制文字，泄天地之精微，括人事之变化，于是学问渐兴。据古书所载，黄帝学于太真，颛顼帝学于录图，帝喾学于赤松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伊尹，文王学于时子思，武王学于尚父，成王学于周公。这几个有名的帝王，天资聪明，何所不知，何所不

能，只为道理无穷，不敢自足，所以必须资人讲解，此乃道学渊源之一派也。自周室东迁，教化渐衰，处士横议，天生孔圣人出来，删述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脉，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汉儒因此立为经师。《易经》有田何、丁宽、孟喜、梁丘贺等；《书经》有伏胜、孔安国、刘向、欧阳高等；《诗经》有申培、毛公、王吉、匡衡等；《礼经》有大戴、小戴、后苍、高堂生等，《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董仲舒、眭弘等，各执专经，聚徒讲解。当时明经行修者荐举为官，所以人务实学，风俗敦厚。及唐以诗赋取士，理学遂废。惟有昌黎伯韩愈独发明道术为一代之大儒。至宋太祖崇儒重道，后来真儒辈出，为濂洛关闽之传。濂以周茂叔为首，洛以二程为首，关以张横渠为首，闽以朱晦庵为首，于是理学大著。许衡、吴澄、当胡元腥世，犹继其脉。迄于皇明，薛瑄、罗伦、章懋、蔡清之徒，皆以正谊明道，清操劲节相尚，生为名臣，歿载祀典；然功名事业，总不及阳明先生之盛。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擢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只看他一生行事，横来竖去，从心所欲，勘乱解纷，无不底绩，都从良知挥霍出来，真个是卷书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有诗为证：

世间讲学尽皮肤，虚誉虽隆实用无。

养就良知满天地，阳明才是仲尼徒。

且说阳明先生之父，名华，字德辉，别号龙山公。自幼警敏异常，六岁时，与群儿戏于水滨，望见一醉汉濯足于水中而去。公先到水次，见一布囊，提之颇重，意其中必有物，知是前醉汉所遗，酒醒必追寻至此，犹恐为他儿所见，乃潜投于水中。群儿至，问：“汝投水是何物？”公廖讨曰：“石块耳。”群儿戏罢，将晚餐，拉公同归。公假称腹痛不能行独坐水次而守之。少顷，前醉汉酒

醒，悟失囊，号泣而至。公起迎问曰：“汝求囊中物耶？”醉汉曰：“然，童子曾见之否？”公曰：“吾恐为他人所取，为汝藏于水中，汝可自取。”醉汉取囊解而视之，内囊白金数锭，分毫不动。醉汉大惊曰：“闻古人有还金之事，不意出自童子。”拣一小锭为谢，曰：“与尔买果饵吃。”公笑曰：“吾家岂乏果饵而需尔金耶。”奔而去。归家亦绝不言于父母。年七岁，母岑夫人授以句读。值邑中迎春，里中儿皆欢呼出观，公危坐，读书不辍。岑夫人怜之，谓曰：“儿可出外暂观，再读不妨。”公拱手对曰：“观春不若观书也。”岑夫人喜曰：“是儿他日成就殆不可量。”自此送乡塾就学，过目辄不忘，同学小儿所读书，经其耳，无不成诵。年十一，从里师钱希宠初习对句，辄工。月余，学为诗，又月余，学为文出语惊人。为文两月，同学诸生虽年长无出其右者。钱师惊叹曰：“一岁之后，吾且无以教汝矣。”值新县令出外拜客，仆从甚盛，在塾前喝道而过。同学生停书，争往出观。公据案朗诵不辍，声瑯瑯达外。钱师止之曰：“汝不畏知县耶？”公对曰：“知县亦人耳，吾何畏，况读书未有罪也。”钱师语其父竹轩翁曰：“令公子德器如此，定非常人。”年十四，学成，假馆于龙泉寺。寺有妖祟，每夜出，抛砖弄瓦。往时借寓读书者，咸受惊恐，或发病，不敢复居。公独与一苍头寝处其中，寂然无声。僧异之，乘其夜读，假以猪尿泡涂灰粉，画眉眼其上，用芦管透入窗棂，嘘气涨泡，如鬼头形，僧口作鬼声，欲以动公。公取床头小刀刺泡，泡气泄，僧拽出。公投刀，复诵读如常，了不为异。闻者皆为缩舌。

娶夫人郑氏，于成化七年怀娠凡十四月。岑太夫人梦神人衣绯腰玉，于云中鼓吹送一小儿来家。比惊醒，闻啼声，侍女报郑夫人已产儿。儿即阳明先生也。竹轩公初取名曰云，乡人因指所生楼曰瑞云楼。云五岁，尚不能言。一日有神僧过之，闻奶娘呼名，僧摩其顶曰：“好个小儿，可惜道破了。”竹轩翁疑梦不当泄，乃更名守仁，是日遂能言。且祖父所读书，每每口诵，讶问曰：

“儿何以能诵？”对曰：“向时虽不言，然闻声已暗记矣。”其神契如此。有富室闻龙山公名，迎至家园馆谷。忽一夜，有美姬造其馆。华惊避。美姬曰：“勿相讶，我乃主人之妾也。因主人无子，欲借种于郎君耳。”公曰：“蒙主人厚意留此，岂可为此不肖之事。”姬即于袖中出一扇曰：“此主人之命也。郎君但看扇头字当知之。”公视扇面，果主人亲笔，书五字曰：“欲借人间种。”公援笔添五字于后曰：“恐惊天上神。”厉色拒之，姬怅怅而去。公既中乡榜，明年分试。前富室主人延一高真设醮祈嗣。高真伏坛，遂睡去，久而不起。既醒，主人问其故，高真曰：“适梦捧章至三天门，遇天上迎状元榜，久乃得达，故迟迟耳。”主人问状元为谁。高真曰：“不知姓名，但马前有旗二面，旗上书一联云‘欲借人间种，恐惊天上神’。”主人默然大骇。时成化十七年辛丑之春也。未几，会试报至，公果状元及第。阳明先生时年十岁矣。

次年壬寅，公在京师，迎养其父竹轩翁，翁因携先生同往。过金山寺，竹轩公与客酣饮，拟作诗未成，先生在旁索笔。竹轩翁曰：“孺子亦能赋耶？”先生即书四句云：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楼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坐客惊异，咸为起敬。少顷，游蔽月山房。竹轩公曰：“孺子还能作一诗否？”先生应声吟曰：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坐客谓竹轩翁曰：“令孙声口，俱不落凡想，他日定当以文章名天下。”先生曰：“文章小事，何足成名。”众益异之。

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掣大小旗帜，付群儿持立四面，自己为大将，居中调度，左旋右转，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出见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何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

汝父中状元，皆读书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龙山公曰：“止我一世耳。汝若要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只一代，虽状元不为希罕。”父益怒，扑责之，先生终不改。又尝问塾师曰：“天下何事为第一等人？”塾师曰：“嵬科高第，显亲扬名，如尊公乃第一等人也。”先生吟曰：“嵬科高第时时有，岂是人间第一流。”塾师曰：“据孺子之见，以何事为第一？”先生曰：“惟为圣贤，方是第一。”龙山公闻之，笑曰：“孺子之志何其奢也。”

先生一日出游市上，见卖雀儿者，欲得之。卖雀者不肯与，先生与之争。有相士号麻衣神相，一见先生惊曰：“此子他日大贵，当建非常功名。”乃自出钱买雀以赠先生。因以手抚其面曰：“孺子记吾言：

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

又囑曰：“孺子当读书自爱，吾所言将来必有应验。”言讫，遂去。先生感其言，自此潜心诵读，学问日进。

十三岁，母夫人郑氏卒。先生居丧，哭泣甚哀。父有所宠小夫人，待先生不以礼。先生游于街市，见有缚鶲鸟一只求售者，先生出钱买之。复怀银五钱，赠一巫妪，授以口语，见庶母如此恁般。先生归，将鶲鸟潜匿于庶母床被中。母发被，鶲冲出，绕屋而飞，口作怪声。小夫人大惧，开窗逐之，良久方去。俗忌野鸟入室，况鶲乃恶声之鸟，见者以为不祥，又伏于被中，曲房深户，重帷锦衾，何自而入，岂不是大怪极异之事。先生闻房中惊诧之声，佯为不知，人问其故。小夫人述言有此怪异。先生曰：“何不召巫者询之。”小夫人使人召巫妪。巫妪入门，便言家有怪气。既见小夫人，又言夫人气色不佳，当有大灾晦至矣。小夫人告以发被得鶲鸟之异。巫妪曰：“老妇当问诸家神。”即具香烛，命小夫人下拜，索钱楮焚讫。妪即謬托郑夫人附体言，曰：“汝待我儿无

礼，吾诉于天曹，将取汝命。适怪鸟即我所化也。”小夫人信以为真，跪拜无数，伏罪悔过，言此后再不敢。良久，媪苏曰：“适见先夫人意色甚怒，将托怪鸟啄尔生魂。幸夫许以改过，方才升屋檐而去。”小夫人自此待先生加意有礼。先生尚童年其权术已不测如此矣。

先生十四学习学弓马，留心兵法，多读韬钤之书，尝曰：“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事，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

十五岁从父执（父辈谓之父执）游居庸三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一日梦谒伏波将军庙（汉马援封伏波将军）赋诗曰：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其时地方水旱，盗贼乘机作乱。畿内有石英、王勇，陕西有石和尚、刘千斤，屡屡攻破城池，劫掠府库，官军不能收捕。先生言于龙山公，欲以诸生上书，请效从军故事，愿得壮卒万人，削平草寇以靖海内。龙山公曰：“汝病狂耶？书生妄言，取死耳。”先生乃不敢言。于是益专心于学问。

弘治元年，先生十七岁，归余姚，遂往江西就亲。所娶诸氏夫人，乃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公之女也。既成官署中。一日，信步出行，至许旌阳铁柱宫，于殿侧遇一道者，庞眉皓首，盘膝静坐。先生叩之曰：“道者何处人？”道者对曰：“蜀人也。因访道侣至此。”先生问其寿几何。对曰：“九十六岁。”问其姓，对曰：“自幼出外，不知姓名。人见我时时静坐，呼我曰无为道者。”先生见其精神健旺，声如洪钟，疑是得道之人，因叩以养生之术。道者曰：“养生之诀，无过一静。老子清净，庄生逍遥，惟清净而后能逍遥也。”因教先生以导引之法。先生恍然有悟，乃与道者闭目对坐，如一对槁木，不知日之已暮，并寝食俱忘之矣。诸夫人不见先生归署，言于参议公，使衙役遍索不得。至次日天明，始遇

之铁柱宫中，隔夜坐处尚未移动也。衙役以参议命促归，先生呼道者与别。道者曰：“珍重，珍重。二十年后当再见于海上也。”先生回署。署中蓄纸最富，先生日取学书，纸为之空，书法大进。先生自言：“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其后，不轻落纸，凝思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明道程先生有曰：‘吾作字甚敬，非要是字好，只此是学。’夫既不要字好，所学何事？只要字好一念，亦是不敬。”闻者叹服。

明年己酉，先生十八岁。是冬与诸夫人同返余姚。行至广信府上饶县，谒道学娄一斋（名谅），语以宋儒格物致知之义，谓圣人必可学而至。先生深以为然。自是奋然有求为圣贤之志。平日好谐谑豪放，此后每每端坐省言，曰：“吾知过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何其晚也。”

弘治五年壬子，先生年二十一岁。竹轩翁卒于京师，龙山公奉其丧以归。是秋，先生初赴乡试。场中夜半，巡场者见二巨人，一衣绯，一衣绿，东西相向立，大声言曰：“三人好做事。”言讫，忽不见。及放榜，先生与孙忠烈燧、胡尚书世宁同举。其后宁王宸濠之变，胡发其奸，孙死其难，先生平其乱，人以为三人好做事，此其验也。

明年癸丑春，会试下第。宰相李西涯讳东阳，时方为文章主盟，服先生之才，戏呼为来科状元。丙辰再会试，复被黜落。同寓友人以不第为耻。先生曰：“世情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友人服其涵养。时龙山公已在京任，先生遂寓京中。

明年丁巳，先生年二十六岁。边警报紧急，举朝仓皇，推择将才，莫有应者。先生叹曰：“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欲备仓卒之用难矣。”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研熟讨。每遇宾客宴会，辄聚果核为阵图，指示开阖进退之方。一夕，梦威宁伯王越，解所佩宝剑为赠。既觉，喜曰：“吾当效威宁以斧钺之任，垂功名于竹帛，

吾志遂矣。”

弘治十二年己未，先生中会试第二名，时年二十八岁。廷试二甲，以工部观政进士，受命往浚县督造威宁伯坟。先生一路不用肩舆，日惟乘马。偶因过山马惊，先生坠地吐血。从人进轿，先生仍用马，盖以此自习也。既见威宁子弟，问以先大夫用兵之法，其家言之甚悉。先生即以兵法部署造坟之众，凡在役者，更番休息，用力少，见功多，工得速完。其家致金帛为谢，先生固辞不受。后乃出一宝剑相赠曰：“此先大夫所佩也。”先生喜其与梦相符，遂受之。复命之日，值星变，达虏方犯边，朝廷下诏求直言。先生上言边务八策，言极剀切。明年授官刑部主事。又明年，奉命审录江北，多所平反，民称不冤。事皆，遂游九华山，历无相、化城诸寺，到必经宿。时道者蔡蓬头踞坐堂中，衣服敝陋，若颠若狂。先生心知其异人也，以客礼致敬，请问神仙可学否。蔡摇首曰：“尚未尚未。”有顷，先生屏去左右，引至后亭再拜，复叩问之。蔡又摇首曰：“尚未尚未。”先生力恳不已。蔡曰：“汝自谓拜揖尽礼，我看你一团官相，说甚神仙。”先生大笑而别。游至地藏洞，闻山岩之颠，有一老道，不知姓名，坐卧松毛，不餐火食。先生欲访之，乃悬崖扳木而上，直至山颠。老道跣足熟睡。先生坐于其傍，以手抚摩其足。久之，老道方觉，见先生惊曰：“如此危险，安得至此。”先生曰：“欲与长者论道，不敢辞劳也。”因备言佛老之要，渐及于儒，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又曰：“朱考亭是个讲师，只未到最上一乘。”先生喜其谈论，盘桓不能舍。次日，再往访之，其人已徙居他处矣。

有诗为证：

路入岩头别有天，松毛一片自安眠。

高谈已散人何处，古洞荒凉散冷烟。

弘治十五年，先生至京复命。京中诸名士俱以古文相尚，立为诗文为社，来约先生。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作此无

益之事乎。”遂告病归余姚，筑室于四明山之阳明洞。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二百一十里，道经第九洞天也。为峰二百八十有二，其中峰曰芙蓉峰。有汉隶刻石于上曰四明山心。其右有石窟，四面玲珑如户牖，通日月星辰之光。先生爱其景致，隐居于此。因自号曰：阳明。思铁柱宫道者之言，乃行神仙导引之术。月余，觉阳神自能出入，未来之事，便能前知。一日，静坐谓童子曰：“有四位相公来此相访，汝可往五云门迎之。”童子方出五云门，果遇王思舆等四人，乃先生之友也。童子述先生遣迎之意，四人见先生问曰：“子何以预知吾等之至。”先生笑曰：“只是心清。”四人大惊异，述于朋辈，朋辈感之。往往有人来叩先生以吉凶之事，先生言多奇中。忽然悟曰：“此簸弄精神，非正觉也。”遂绝口不言思脱离尘网超然为出世之事。惟祖母岑太夫人与父龙山公在念，不能忘情。展转踌躇，忽又悟曰：“此孝弟一念，生于孩提，此念若可去断，灭种性矣。此吾儒所以避二氏。”乃复思三教之中，惟儒为至正，复翻然有用世之志。

明年迁寓于钱塘之西湖。怎见得西湖景致好处，有四时《望江南》词为证：

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弦公于宴，水边罗绮人行，十里接歌声。

西湖景，夏日正堪游。金勒马嘶垂柳岸，红妆人泛采莲舟，惊起水中鸥。

西湖景，秋日更宜观。桂子冈峦金谷富，芙蓉洲渚采云闲，爽气满前山。

西湖景，冬日转清奇。賞雪楼台评酒价，观梅园圃订春期，共醉太平时。

又有林和靖先生《咏西湖》诗一首：

混元神巧本无形，幻出西湖作画屏。

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